

艺术论

張「人生」

十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

第一種

叢書

經濟史觀

一冊

五角

馬克思學說精髓。全在唯物史觀。塞利格曼以唯物史觀名詞爲不當。改稱經濟史觀。將經濟史觀學說的起源發展以及各方面批評的訂正。詳加解釋。明晰異常。譯者陳君石孚。參用直譯意譯之長。幾經修改。始行定稿。欲研究馬氏學說者。試閱此書。當可窺其祕奧。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初版

(藝術論 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俄國托爾斯泰

譯者 耿濟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序言

俄羅斯的藝術家與批評家，自倍林斯基 Belinsky 與杜薄羅林蒲夫 Dobrolyubov 後，他們的眼光，差不多完全趨於『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s sake）的立足點上。唯美派、神秘派的文學及他種藝術，多被他們攻擊得體無完膚。這也是因為俄國的環境關係。俄國自那個時候來，政治上的黑暗，日增一日，農民的痛苦，也深印人心，積極的要求解放。在這慘澹痛苦的環境裏，自然不能不排斥一切娛樂的，無目的的藝術，而力求有益的，切於人生的藝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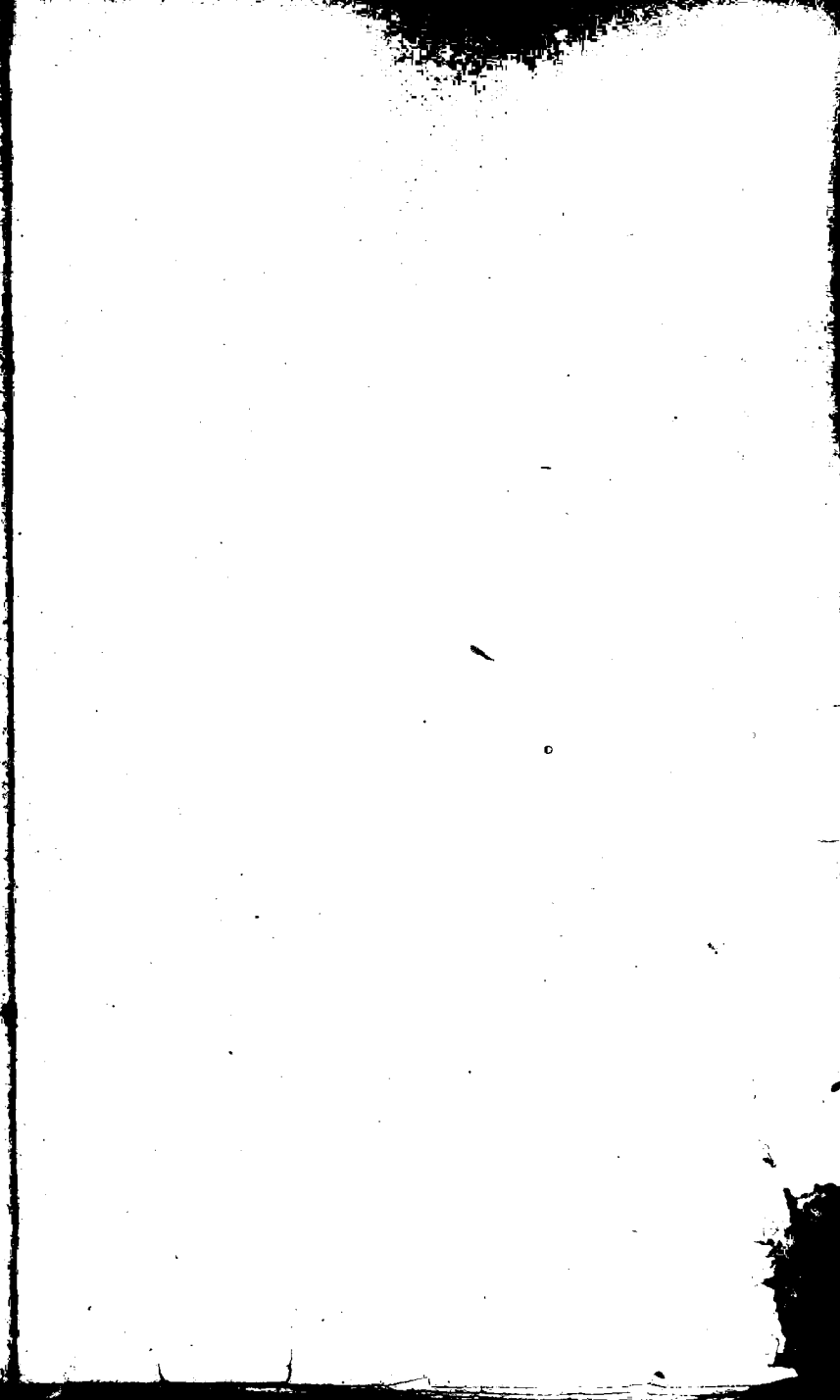
托爾斯泰 Tolstoy 也是主張『人生的藝術』最力的一個人，這本藝術論（What is Art？）所講的，差不多比什麼人都激烈。杜薄羅林蒲夫他們所說的不過是要求一切藝術要切實於農民與為農民而活動者的需要而已。

托爾斯泰則更進一層，毫無顧忌的把現代所稱爲藝術的根本推翻，自立一種藝術的定義。他說：現代的藝術是徒然費去許多人的勞力，犧牲許多人的生命，滅絕人類相互的愛情的。藝術家須借重工人的助力，爲藝術所費去的金錢，也全是從那些不能享受藝術所予美感的娛樂的人民那裏得來的，況且現代所稱的「藝術」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也完全不能確定。爲這種不能確定是什麼東西的「藝術」，而居然犧牲了許多人們的勞力，生命和道德，真是不值得呢。持了這種見解，他在書中舉了許多的例子，拿來痛下攻擊。然後自己創造一種『藝術』的定義。他的藝術觀與別人又有不同，不惟是人生的，並且是宗教的。他以爲藝術——最偉大的藝術就在表現其時宗教的意識，藝術家的本務，也就在以宗教的意識，傳布於公衆。藝術是能征服暴力的，是能創造愛的王國的。他又藝術的範圍放廣，以爲藝術是偏於人類生活之全體的。現在所謂藝術，僅其小部分。我們的生活，

自兒童的遊戲，至宗教的事業，無不可視為藝術的表現。他又以為藝術作品是必須通俗的——民衆化的。如果不能通俗，那就是無益有害的了。要而言之，托爾斯泰是以藝術爲一種革命的或征服暴力，創造愛的世界的工具的。他並不否認藝術，他不過否認現代的貴族的娛樂的有害的藝術而已。

這是這本藝術論中所言的大要，也就是托爾斯泰對於藝術的主張的大要。

許多人不贊成把藝術論在現在的時候介紹到中國來。他們的意見是：托爾斯泰的主張過於偏激。中國現在正在提倡藝術的時候，似乎不可把這一家的偏激的學說，拿來打消大家的美的——藝術的興趣。他們這些話完全是差了。托爾斯泰的學說，誠然是有一些偏激，但是却正好拿來醫治中國的病。中國的藝術向來是以娛樂爲宗旨的。除了戲劇以外，一切的



譯者序言

我費了一個半月的工夫，把托爾斯泰的藝術論譯成。譯完後，不得不把我所以要翻譯這本書的意思寫出來。我覺得中國不但沒有托氏所稱的真正藝術，並且連人家的假藝術都夠不上；大胆說一句話：還沒有藝術。難道鑼鼓喧天，塗抹花臉，發出驢鳴狗叫似的聲音，便能算藝術麼？難道字句推敲，限就韻脚，做成感時傷春的詩，便能算藝術麼？藝術是與人生極有關係的。這些東西在我們生活上發生出什麼影響？恐怕不但沒有影響，並且還生出惡影響來。因為這些東西能使享受他的人心地變成惡劣，淫巧，或者不致於如此，却至多也不過博得享受者之一樂，決不能因之生出什麼情感來。藝術而沒有情感，寓在裏頭，那便不是藝術，祇是『藝術的贗造品』罷了。中國既無藝術可言，所以現在便有建立新藝術的必要。但是建立新藝術，須從研究藝術起，而論藝術的書又在必讀之列。托氏這本書議論

精闢，見識獨到，實堪稱爲藝術書中最佳之著作。所以我把他譯出來，以引起國人研究藝術的興趣。現在中國研究藝術的書少得很，如果這部書出版後，再能繼續有幾部同類的書籍出世，那是譯者的希望啊。

（九年八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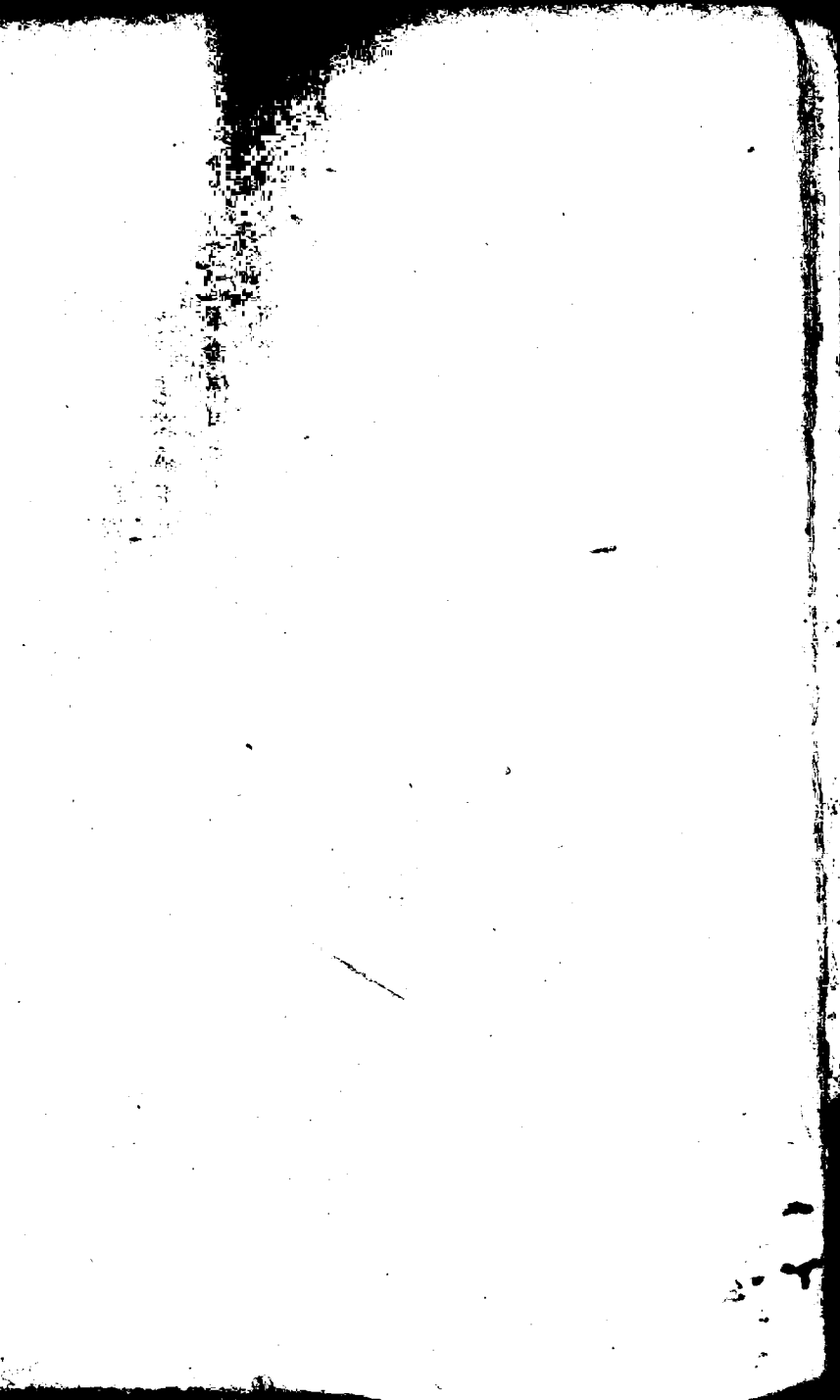
本書譯例

(一) 本書係直接自俄文譯成，採一九〇三年莫斯科「庫希涅萊甫」發行之托氏文集本第十一版。

(二) 本書係用直譯法；但原文語句中有前後相同太形蕪雜之處，則略加刪節，然決不因之失去原有之意義。

(三) 書中引詩數首，已將原文錄上，亦已譯成華文，以備不識外國文者之參考。但譯者不長於譯詩，且詩中意義亦頗晦昧，自知錯誤之處在所不免，祈閱者諒之。

(四) 原書本有附錄二種，載詩數首及「尼柏林之鐘」之節略，以其無關宏旨，故刪而不譯。



藝術論

ЧТО ТА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What is art?)
(俄國 ЛЕВ ТОЛСТОЙ 托爾斯泰著)

第一章

隨便拿現代的那一種報紙來看，這裏頭都特地闢出戲劇和音樂一欄；差不多每張上都有那一種博覽會的記載，和圖畫的批評；新出版關於藝術上的書籍和詩文小說等都肯極力的介紹。報紙上還很詳細的記載某正劇，某趣劇，某歌戲裏扮演何等角色，他的特色在那裏，還要記載新編的正劇趣劇歌劇的內容，並且批評他的優劣。又很詳細，很留神的記載某伶怎樣用那『批霞那』或『凡烏林』奏演某曲，這支曲子的優劣何在那伶人奏得怎樣？各大城裏常舉行一兩個新畫的賽會，請批評家和專門家來詳詳細細的批評他們的優劣。差不多每天總要出版一些新的小說和詩——或是單行本的，或是在雜誌上發表的，——而報紙更以詳細介紹藝術品於讀者為

他們絕大的天職。

政府爲維持藝術起見，每年撥出好幾千萬金錢，來津貼那些大學院，音樂學校和劇園，如果要拿那費用的百分之一來做教育平民的費用，那教育一定可以大發達。每大城中都建築絕大的房屋，設立博物院，大學院，音樂學校，戲劇學校，跳舞所，和音樂會。幾千百個工人——木匠，石工，泥工，糊匠，成衣匠，理髮師，寶石工，銅匠，刻字匠，——都要畢生勞力，來適應這種藝術的要求，所以人類的事業除軍事以外也沒有費力再費到這樣的了。

這種事業，要費絕大勞力，那且不去管他，並且還好像戰爭一般，簡直要犧牲若干的生命：有幾千百人從小到老來做這件事情，譬如學跳舞的人一定要使雙足旋轉如意，學音樂的人一定要把『披霞那』和『凡烏林』奏得靈巧，學圖畫的人一定要能用彩色來畫，並且畫他所看見的；至於學詩文的人一定要使文中都有佳句，每句搜尋適合的韻腳。這些人全是聰明良

善並且能做各種有盡勞力的人，都把他們陷入這樣愚人的特有事業裏，對於真正的生活現象還毫無所知，偏於一方，却祇以能使足舌手指旋轉如意，便爲滿意了。

這也不算什麼。記得有一次某劇院排演一齣歐美通行的尋常歌劇，當這歌劇公誦 *penetralia* (Repetition) 的那一天，我也去參觀。

我到那裏的時候第一幕剛開。往看客座兒那裏去，就須從臺後經過。人引我沿着黑暗的長廊的地室的過道那邊走，我看見一座爲變換佈景用的大機器，在那傍邊黑暗裏，有許多工人在那裏做工。其中一個灰色的瘦臉工人，穿着極污穢的大衣，從我那裏經過，神氣十分委靡，嘴裏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話，臉上露出極不滿意的樣子。後來我往黑暗的梯子那裏上去，走到臺後邊，看見在佈景簾子和各種雜物中間，圍着一羣塗面化粧穿着大衣長靴的人，和一些幾乎赤身的婦女。這些全是唱歌跳舞的人，正在那

裏等候出演。招待員又引我經過舞臺，走到樂隊那裏，看見那邊坐着許多人都是奏音樂的。一個樂部首領高高的坐在兩盞電燈下樂譜架前面的椅上，他是處理樂隊，歌者和全劇的佈置的。

我到時戲已經開場。場上出來的是送新嫁娘的一隊印度人。除塗着花臉的男女以外還有兩個穿坎肩的人在臺上來回照料：一個是戲劇部的導師，一個穿着軟襪的人是音樂教師，他每月所得的薪水比十個工人每年所得的還大。

音樂首領分管着唱歌音樂和舞隊的事。全隊兩人一行，肩上都負着重負。他們從地方出來，繞着兩個大圈，便又停下來了。那隊伍總是參差不齊那些負重的印度人有出來得很晚的，有出來得太早的，有出得還合時候却懶懶走着的，有的雖然不很懶，却在舞臺上無所措手的，所以常常停下來從新再演起。隊伍發動前，有一個飾做土耳其人的伶人先張着那大

嘴，唱道：『我送新娘到家！』他一邊唱，一邊就從大衣裏露出手來上下搖着。隊伍纔發動，那知道樂隊裏的邊笛一下子就吹錯了。那樂師生氣得了不得，拿着小棍子擊着一下樂譜架。全隊都停住了；那樂師就朝着樂隊裏那個吹邊笛的人大罵起來，說他不應當這樣吹錯，這種粗厲的罵人話簡直和車夫嘴裏說出來的一樣。又只得再從頭而起。那些負載的印度人又一個個走出來，唱歌的人又唱道：『我送新娘到家！』這一次因為隊伍擠得太緊，小棒一打，罵了幾下，又從新做起。這一次演得沒有十分大錯，隊伍也還整齊，却不料協歌隊裏在唱歌的時候沒曾舉起手來表示歡欣的意思，棒兒一下，那樂師又恨恨的罵起人來，說：『你們都死了麼？一個個都是蠢牛！你們那些死人爲什麼不動呢？』又只得從頭演起，很不自然的唱着那『我送新娘到家！』的歌兒，那些協歌隊員也一個個哭喪着臉舉起手來。可是又有兩個協歌隊員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棒兒一下，罵聲又起來了。『你們到這

裏是來說話的麼？還不如回家去，暢暢快快的說個痛快！沒有法子，再從頭演起罷。」這樣來回的糾正，一共費了兩三點鐘的工夫，差不多這一齣戲前後繼續着六小時總算演完。棒聲，罵人聲，還夾着那些沒精打趣的歌聲，真是一種怪現象！我聽見那罵人的聲音一點鐘內差不多總有四十餘次之多。那些可憐的人挨了人家的罵，還是一句話也不說，默着聲奉行人家的叱使：算起來那『我送新娘到家』的一句話前後一共唱過二十次，那些唱歌負戟的人也都是這樣。那樂師深知道這種人愚蠢得不堪，除掉吹音樂和穿着黃鞋負着巨戟行走以外是什麼事情都做不來的，又知道他們習慣於奢侈的生活，所以祇要不失他那奢侈的生活，那是什麼恥辱都可以受得下來的，——所以他就敢這樣狠狠的罵人，也因為他在巴黎和維也納全都看見過這樣的事情，並且知道那有名的樂師都是這樣做的，那大藝術家要教授他的技藝，也祇得用這個法兒，實在他們這種人把自己的藝術看得很大，所以

也就不去理會那別個藝術家的情感了。

再要找見比這件事情還要殘忍的，那是極不容易的了。我曾見一個工人在運貨的時候罵別個工人不肯負着重擔，還有一個村長在收割的時候罵一個長工把禾堆排得不整齊，那個工人也就恭恭敬敬的一句話也不說。我看看這件事情，心裏狠覺得不合適，可是一方面也知道這種事情還是應當的而且很重要的，而招出主人辱罵的那個錯誤也能妨害正經事情，所以我那不合適也就和緩下來了。

至於這件事情却是怎樣的呢？爲什麼呢？爲着誰呢？也許那樂師都跟工人一樣的受苦；可是誰分咐他受苦的呢？爲着那一件事情他受苦呢？他們所練習的歌劇是一齣極平常的戲，不差什麼誰都聽見過，內中情節也沒有多大意思，彷彿一個印度王想娶親，有人送一個美女給他，他假裝做一個歌人，那美女一見便愛上了他，隨後也着實懊喪得很，以後纔知道那歌人就是王。